



脚印

■ 李开树（湖南）

第一章：炉火连天，钢烟映川

初冬寒霜轻吻山川，给连绵峰峦覆上一层浅白。崖畔田埂间的野菊偏偏生得倔强，托着细碎金黄，在料峭寒风里舒展着单薄却坚韧的生机。

一九五三年，农历十月。凌晨的乡野还浸在沉沉寂静中，母亲临盆的剧痛，率先划破了茫茫黎明。我降生在这片常年被贫困裹挟的土地上。此前秋雨连绵整月，泥泞土路的水洼里映着流云，偏房的茅草屋顶浸得潮软，空气里四处飘着湿冷的霉味。唯独我出生这天，久积的阴云散去，暖阳穿透云层，穿过土坯房的窗棂，在父亲饱经风霜的脸上落下点点光斑。

他抬眼望向窗外明朗的日光，又低头看向襁褓里气息微弱的我，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，眉眼间漾开一抹难得的笑意，恰似冰雪消融后初绽的春光。

那时的新中国，刚从战火与时代变革中站稳脚跟。土地改革推行开来，延续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彻底改变，万千农户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田地；社会风气不断整肃，新生的政权根基愈发稳固；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，守住了家国安宁。

硝烟渐渐散尽，大地百废待兴，神州各处掀起了建设热潮。农村的互助组陆续发展为初级社、高级社，人民公社的号角随之吹响。家家户户怀揣着对日子的指望，投身到集体的生产劳动之中。我便在这片满是生机与干劲的土地上，伴着时代脚步，开始了一生的行程。

一九五八年的初秋，风卷着稻穗的青涩，裹挟着残留的暑气，漫过湘西南峨峰岭下的村村垄垄。大炼钢铁的浪潮席卷全国，也顺着山道涌进了这座深山坳里。

父母同是一九三一年出生的人，正值壮年，一身力气仿佛总也使不完。母亲虽是女子，手脚却格外麻利，吃苦耐劳，挑担、车水，样样农活都不输给村里的汉子。

农历七月末的一个傍晚，晚风裹着白日余温掠过田野，夕阳缓缓沉落山坳后方的山头。父母拖着疲惫的身子，刚从坳背后车水归来，手中还握着水车木柄，白马庙方向就传来了队长李成松的呼喊：“永庚，到队里开会！”父亲抬手擦去额头汗水，应声转身，快步走向会场。

会议设在原农会主席黄桃松的堂屋，屋梁悬挂一盏马灯，昏黄灯光糅合着满屋烟火与汗气，在土墙上映出

众人晃动的身影。屋里条凳、小板凳坐得满满当当，间或响起几声轻咳。院外晚风穿过木门，送来田间禾苗的清香。李成松站在堂屋中央，开门见山：“临时召集大家开会，决定明日去铁厂的二十个劳力。”

话音落下，屋内顿时响起一阵低声议论。不少人眉头紧锁，低声念叨，抽调这么多劳力，田间农活便无人打理。众人议论间，李成松拿起烟锅，在门槛上轻轻一磕，开口说道：“这是大队下达的任务，小队推脱不了！”

一句话落下，满屋声响戛然而止，只剩马灯灯芯细微的噼啪声，在屋内静静回荡。

“队里六十岁以下的男劳力，算下来总共才十九人，还差一个名额，需要抽用一名妇女补上。”李成松的目光扫过众人，最终停在父亲身上，“永庚，你必须去，还有你婆娘。队里的妇人家，就她最能干，做事利落不比男人差。”

父亲心头骤然一沉，连忙起身答话，语气急切：“爷爷，我去自然可以，只是我婆娘实在去不成。家中没有老人在堂，两个孩子年纪尚小，根本离不得人。”

李成松在村里辈分颇高，乡邻都唤他一声爷爷。他指尖摩挲着烟锅，沉吟片刻，语气稍缓，态度却依旧坚决：“我也实属无奈。你女儿两岁，队里会安排人代为照看；你儿子快满五岁，已经懂事，正好学着独立照料自己。”

父亲嘴唇动了动，终究没有再多言语，默默坐回条凳，眉宇间挂着扔不开的愁绪。

就这样，父母一同动身，前往十里之外的湾里铁厂，汇入了声势浩大的炼铁队伍。

一句“家中没有老人在堂”，背后藏着一段酸楚往事。祖父本是乡间教书先生，民国二十八年夏日，昔日相交甚好的同庚好友李德尤在军中任职，邀他前去担任文书。祖父简单收拾行囊离家，自此杳无音信，没留下只言片语，也未留下一件随身物件。

时隔三个月，身怀身孕的祖母在一个寒风呼啸的深夜，受尽难产折磨，最终没能撑过去，一尸两命，骤然离世。

一场变故，好好的家就此破碎。当年八岁的父亲、六岁的叔父、三岁的姑母，一夜之间成了无人依靠的孤儿。几人靠着外家亲友帮扶，在清苦的岁月里一步步熬了过来。如今父母双双外出做工，年幼的我和妹妹，成了二人心中最大的牵挂。

两岁的妹妹年纪太小，刚和母亲分开时整日啼哭。生产队安排了肖奶奶照管她。肖奶奶本是本地李姓人家的女儿，早年嫁给前来村子里给地主帮工、土改后定居在此的肖姓人，后辈们都尊称她一声肖奶奶。她性情温和，满脸皱纹里皆是和善，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掌，常年带着灶膛烟火与秋日暖阳的温度。

每当妹妹哭闹不止，肖奶奶便抱着她坐在茅屋外的石墩上，一下下轻拍后背，哼着不成调的乡谣，直到孩子安稳睡去。远在铁厂的父母，总算稍稍放下心来。

那时我四岁多点，走路稳稳当当，也能说出完整的话语，偌大的土屋，整日只有我一人留守。白日里听着院中的鸡鸣犬吠，自己学着生火做饭；夜幕降临，唯有一盏松油灯相伴，在无边寂静里独自度日。

父母动身的前一夜，松油灯昏黄的光影，在土墙上摇摇晃晃。父亲在门前劈柴，斧头起落之间，一根根松木应声裂开，码放得整整齐齐，直将柴房堆得满满当当。母亲往返数趟挑来井水，把水缸灌得满满当当，随后蹲在灶前翻炒萝卜酸菜。她一边翻动锅里的菜，一边轻声叮嘱：“这缸酸菜够你吃七八天，往后只需要煮饭，暂时不需要炒菜。”

“大鼎小鼎，浸凭手掌。淘米煮饭，加水至没过手掌便可。未烧开水火可以烧大些，烧开后转小火，防止饭被烧糊。每次用完灶火，要将余火熄灭，谨防失火。”

声声话语轻柔，满是放不下的惦念。母亲又说，他们会抽空回来看我。我似懂非懂地点头，望着二人收拾简单的行囊，心里既害怕分离，又对独自生活满心茫然。

彼时的铁厂尚在修建，场地杂乱，却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。众人分工合作，砌高炉、搬窑砖、挖矿石、砍树劈柴，各样活计忙个不停。

日子一天天走过，那一坛酸菜陪着我度过了十多个日夜。水缸渐渐见底，冰凉的缸壁凝满细密的水珠，而父母许下的探望，却迟迟没有到来。

清晨薄雾如轻纱笼罩整座村落，田间中稻正值抽穗扬花时节，稻苞虫却突然大肆蔓延。夜深人静时站在田头，整片稻田里稻苞虫啃食叶片的沙沙声，在寂静中格外清晰。

村里留守的老人全都在田间摘除虫苞，众人背着竹篓、提着布袋，弯腰穿行在禾苗之间，摘除虫苞的脆响，在晨雾里此起彼伏。

我提着小木桶，走向田

间那口老井。井口石板历经岁月打磨，表面光滑，常年被井水浸润，爬满湿滑青苔。我屈膝俯身准备舀水，脚下忽然一滑，身体瞬间失去平衡，“扑通”一声坠入井中。冰冷的井水瞬间将我包裹，带着青苔腥气的凉水呛入喉咙，窒息的恐慌瞬间攫住全身。慌乱之中，我拼尽全力，双手死死抠住井壁的石缝，大声喊着：“救命！救命啊！”

田间摘虫苞的老人里，李先顺爷爷耳力最好。他隐约听见呼救声，连忙直起佝偻的身躯，朝着声响处张望。见有人落井，老人大惊，当即丢下竹篓，踉跄着快步奔来。赶到井边，他迅速解下腰间的布腰带，一手攥紧一端，将另一端抛入井中，沙哑的声音穿透晨雾：“孩子，抓住腰带，千万别松手！”

我在绝望中看到一线生机，紧紧攥住那根垂落井中的腰带。李爷爷咬紧牙关，奋力向上拉扯，终于将我从井中拉到地面。我双腿一软瘫坐在地，浑身衣衫湿透，刺骨寒意顺着衣衫渗入肌肤。头发上的水珠混着泪水淌过脸颊，压抑的情绪彻底爆发，哭声中晨雾里飘得很远。

我坠井被救的消息很快传到炼铁工地。母亲听闻消息，手中的窑砖“咣当”落在地上。她不顾身边人的劝阻，急急匆匆往家中赶。天色已然擦黑，崎岖小路隐在夜色里，她深一脚浅一脚向前奔跑，数次绊倒在田埂边。回到家中，她第一时间领着我登门拜谢李先顺爷爷，紧紧握着老人的手，一遍遍诉说谢意。随后抱起我，连夜赶回了铁厂。

湾里铁厂坐落在湾里胡家村后方，背靠成片树林，前方是一片开阔平地。对面院墙用石灰写着醒目的大字标语：“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！”

两座高大的高炉矗立在场中央，黝黑的炉身格外显眼。高炉周边人头攒动，紧张劳动的人们络绎不绝；有人扛着沉重窑砖快步奔走，有人俯身和泥，还有人站在木架上砌筑炉体。

炼铁所用的矿石，取自一公里之外的大栗山，整座山头都被开辟成采矿场。数百名劳力分成三班，日夜不停开采矿石。夜幕降临，山间矿灯点点闪烁，与天上星光相互映照。搬运矿石的队伍行走在蜿蜒山道上，来来往往，如同两条不断滚动的长龙。

周边山林里，伐木、劈柴的队伍也不曾停歇，斧凿声、锯木声在山坡间此起彼伏，和工地的喧闹交织在一

起，在山野间久久回荡。

父母每天要到天黑才能收工，双腿疼得迈不开步。收工后还要参加民工大会，往往到夜半才能散场。

铁厂周边两公里内的村落，住满了各地来炼铁的民工。我们大队的人住得最近，五六十人一同挤在高炉对面的牛栏山院落，在旧牛栏楼上搭起通铺。铺位之间没有任何遮挡，夫妻便选在角落位置，扯一根麻绳，挂上旧布，隔出一方小小的空间。

牛栏楼低矮闷热，空气里混杂着霉臭的气息，呼吸都觉得不畅。夜里没有驱蚊的扇子，成群蚊虫嗡嗡飞舞，绕着人群打转。我皮肤娇嫩，身上被咬出连片红肿疙瘩，瘙痒难耐。夜深之时实在熬不住，我低声哭了起来。哭声惊扰了旁人，也让身心俱疲的父亲心生烦躁，抬手打了我一巴掌。我立刻止住哭声，捂着嘴巴默默啜泣，满心委屈无处言说。

食堂设在牛栏楼旁的三间大瓦房里。当时食堂饭菜管饱。铁厂劳动虽很繁重，民工们却始终干劲十足。每到饭点，大家手持碗筷排队打饭，脸上神色安稳。饭菜虽是粗粮配着家常蔬菜，简单朴素，却足以撑起整日的劳动。

约莫半个月后，两座高炉迎来试炉点火的日子。火光从炉膛内腾起，橘红烈焰不断向上翻涌，将半边天空映得通红。入夜之后，炉火愈发炽盛，火光之下人头攒动，所有人都围在炉边，目光紧紧望向跳动的火焰。

高炉启用流水作业，工人们站在高高的输料架上，将一筐筐矿石接连倒入炉顶。矿石在炉膛里连续煅烧三天三夜，倒出来却依旧是原石，只是原本的锈红色变成了灰白色。负责铁厂建设的林厂长急得来回踱步，面上满是焦灼。

情急之下，众人四处搜集来几十口铁锅，敲碎之后和矿石一同投入炉中熔炼。这一次，通红滚烫的铁水终于顺着槽道缓缓流出，宛若一条燃烧的红绸。

林厂长指挥民工在炉前地面挖出模具，任由铁水流注其中。待铁水冷却凝固，一柄铁枪的轮廓便显现出来。冷却后，林厂长快步上前，将铁枪高高举过头顶，脸上露出笑意。在场上千人齐声欢呼，掌声、呐喊声交织在一起，整座工地热闹到了极点。

这般红火的场面没能延续太久。受限于冶炼技术，燃料、材料、人力消耗巨大，这场声势浩大的炼铁运动，随之停了下来。